

玩具和诗人

张 弯

“无论去哪里，请别回这个你出生的小城，带着我的目光，带着我的指纹，带着我的梦，带着消毒清洁液的淡淡清香……”

大许将热焊机台面上最后一只玩具熊的塑料眼睛固定好，忍不住朝玩具熊亲了一口，随后优雅地来上几句。

“真好，多么深情，不愧是诗人。”

“一个被厂长耽误了的诗人。”

“一个被玩具耽误了的诗人。”

不远处手头上忙碌的女工们纷纷接上话头，应和起来。

妻子小萍手里挑着针线，在女工堆里只是微微地笑。

厂子就在一个三十九平方米的沿街一楼大房间，女工们基本都是四围的街坊邻居。大房间里，常年代加工着南方某个玩具厂的外包订单。严格来说，营业执照上定好，厂长不是大许，而是大许的妻子小萍。小萍做姑娘时在南方的玩具厂上过班，嫁给大许后，怀孕生子，几年后一双儿女绕膝，遂打消再往他乡打拼的念头。

她凭着当初留厂里人的聪慧手巧的印象，又有性格温和的好人缘，接到了厂里分包到外地的代工活，没想到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早前大许在建筑工地打工，小萍就带上邻居中有空闲的家庭妇女与附近学校的陪读妈妈们于代工。加工玩具，手工活居多，工作时间可自由调节，虽说工资不高，但在小城，坚持做下来，也够贴补部分家用了。

几年后，工厂的派单量多了些，大许单身在外面做事心中也不踏实，便不再出门，加入到妻子的玩具厂做帮手，也应付一些体力活。如今俩孩子一个读大学，一个念高中，正是用钱的当口。小萍就和他商量，趁着疫情减轻，是不是再多接点

活，多请些帮手，趁着还能干得动，多挣几个？这日子老是“一个荷包两个口，东手来西手走”，也大紧了。

大许无法不同意。妻子的腰椎不好，按理说应减少工作量才对，可她为了这个家拼到这份上，他一个大老爷们不帮着攒点，于心何忍。但这也意味着以后，他那有限的、晚上找几个哥们喝一杯的惬意时光更要受控制了。

之前，他曾无数次在妻子那里灌输“涨不死，饿不坏，便是神仙有几几”的处世理念，劝她心放宽，不去和别人攀比。但现下，他也真挡不住小萍温情、坚韧的眼神，敌不过七处冒火、八处冒烟、处处要钱的持家境况了。

大许已好多年不写诗，但小城一班诗友们都没忘记他。不知从何时起，在厂子里做事的女工们也知道了他曾写过诗这事，嘴上称呼也随时切换，可以喊“许厂长”，也可以喊“大诗人”，全凭开口时的心情。

大许今天从早上五点半开始就站到焊机前，为最后一道工序的几百个玩具熊“画黑点睛”。果然，这个早没白起，一切在预料中，时间刚过下午四点，所有的“熊眼睛”已快焊完了。

刚才那几句有感而发的诗，是他那点残存诗情的即兴发挥，是一种愉快心境的外露，也是他对妻子小萍的一个暗示：咱讲话算数——活，我干完了，一会儿我就要去参加之前说好的聚会啦！就在附近的王老二土菜馆，几个老友的聚会哦。

“瞧你们一个个文绉绉的都成诗人了，我也跟你们后面学一句：我们大许，一个为妻儿、为家庭操劳忙碌所耽误的诗人。”妻子小萍忽然悠悠地吐出这么一句。

他愣了一愣。放开正在往下拉的工作服拉链。他知道她的话没有完。

“诗人，我这手机里刚才

一直响个不停，我也腾不出手，你来看看都是些什么。”小萍的眼里和脸上依然满是笑意，示意大许从她兜里掏出手机。

他伸手接过，点开。

“芳娟和小慧妈在微信里说，要请几天假。”他皱皱眉头转述。

“后天中考了，她们两个孩子都初三，看考场、安排吃喝还要送陪考，有空过来才怪呢。”有个女工接上话。

“好像工厂群里还有一条群发消息，你看你说的啥，是不是广州那边有新通知？”小萍接着提醒。

“是，工厂说，这批货要出口到海外，正好上一批集装箱未装完，要我们提前一周完工，尽快发货到工厂接受质检。”大许的神情变得有些失落，“提前一周？我们这边又歇了几天，这要加班几个晚上才能完成？”

“你是厂长，你拿主意呗。姐妹们，从今天开始，晚上可能要占用大家一些时间，帮忙加班了。”小萍依然说得有条不紊。

大许忽然明白，这一切好像早就在妻子的预设或拿捏中。

有那么短暂一瞬，他心头有了气，气妻子像用一根无形的绳索把他捆得紧紧的。但随即，又释然了，握住这绳索的人并不是妻子，而是生活那无形的手啊。

他是这个作坊工厂里女工们眼里的诗人。他要表现出诗人的度量与激情。

“就让我做你怀里的玩具吧，请珍惜，我踏过千山万水，风尘仆仆而来，只与你化解，那每一次忧愁；只与你欢庆，那每一场快乐……”听到这发自肺腑的诗句，大家几乎都要鼓掌了。

“不行，我还是要去趟门，去一下王老二土菜馆。”

小萍和女工们齐刷刷地投来惊讶的目光。

“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的说一下，我到王老二家给你们订晚上的菜，顺便跟那几位老哥们解释两句。”大许不再卖关子了。

放飞

王奕君

老张惧内，在单位是出了名的。

老张平素脾气极好，提起这件事儿他并不否认，还乐呵呵地很知足的样子。多年来，老伴管理着包括老张在内的家中全部事务，而老张呢，常常是被闲置在沙发上，喝喝茶，看看电视，倒也轻松自在。

上周末工会组织去白洋淀，老张是唯一缺席的人。

老张不常旅游，有数的几次都是和老伴儿一起报的。报名截止前一天，他鼓足勇气一说，老伴儿就松下脸来，而且一反唠叨的特长，一晚上没说几句话。老张想了想，还是打消了出游的念头，服从了一辈子，又何必因为一件小事招夫人不高兴呢？

下午，老张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很是难熬，没到下班时间，他就找了个理由，推上自行车，出了机关大院。

不远处就是一个花鸟市场，他不急着回家，就推着车子一路走过去。

“看看这鸟儿？”一个笼子举到老张跟前。老张漫不经心地用身体倚住车子，一只手扶着鸟

笼。他没想买。老伴儿是绝不允许家里养这种不洁之物的，可是不说为什么，老张竟也没有走的意思。周围人声嘈杂，老张的脑子里也乱糟糟的，好像有无数个声音同时在他说话，又好像并没有人跟他说话。老半天，他都凝视着那几。

看着笼子里两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笼子足金属的，精致漂亮，泛着银色的光泽，里面镶着小巧的碎花瓷碗，一个放水、一个放小米，很精心的安排。老张有点小，很精巧的安排。老张轻轻一推，“啪”的一声，门开了。笼里的鸟儿也都愣了一下。其中一只马上蹦了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就“扑棱”一下飞了出去。老张仰着脸，半张着嘴，忘情地看着那只鸟，看它扑打着柔软而灵巧的翅膀，画出一条优美的弧度，飞向了远处的天空。

在周围人的唏嘘中，老张掏出钱放在笼子上面，什么也没说，推上自行车，径直朝前走去。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越过陌生的人群，他的整洁舒适的家，就在前面了。

碗中烟火

王同举

一鸣眯着眼，端起一杯红酒，晃动着，红色的液体在杯中荡漾，快要到杯沿出来了。我看到了他此刻躁动的心。

“我又看到了爱情。”一鸣把这个“又”字咬得相当有力，像是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头，重重地敲击着黑板。

“就你那事，还扯上爱情，一夜情都谈不上。”我太了解他了。一鸣是中学老师，喜欢摄影，拍花草拍瀑布，当然，美女也没少拍。那天，他在凤凰村拍凤凰花。女孩在玩自拍，一袭汉服，一把油纸伞，姿态优雅。一鸣觉得好看，偷偷按下快门，“咔嚓”一声，女孩就装进了他的相机，同时也装进了他的心里。

“你看，多么优雅的女孩。”一鸣划拉着手机，展示女孩的朋友圈。全是她的个人照，裙装的，旗袍装的，或静坐品茶，或花下撑伞，或临水远眺，优雅十足。

一鸣之前的爱情都无疾而终。别人眼中再优秀的女孩，他都能挑出毛病来，活脱脱的职业差评师。有同事介绍女孩给他，两人约了咖啡厅，相对落座，女孩搅动咖啡，勺子碰杯子，咣当响，“嗷”的一声，脖子一仰，一杯咖啡见了底。一鸣眉头皱成了几条沟。事后被媒人问及，一鸣连说不合适。

他坚持认为，未来的伴侣应该是一位有生活情趣、举止优雅的女孩。一晃毕业任教有些年头了，跟他同时入职的老师，孩子都下地跑了，他还是单身。一鸣说他这不叫单身，叫守身如玉。

眼看这“玉”是守不下去了。自打遇见凤凰村的那个女孩，一鸣外出摄影的频率越来越高，一到周末就往凤凰村跑。凤凰花都落光了，他却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女孩。女孩不一定是当地人，这种守株待兔的方法根本不管用。

“一见钟情，直接约啊。”我跟一鸣说。

“人家忙呢，说是过段时间，或许能见一见。”一鸣很沮丧。

沮丧的事儿还在后面。有一天，收到一鸣微信：“速来，求安慰。”我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屁颠屁颠地赶过去。一鸣窝在家里，灌着酒，一张苦瓜似的脸，整个人像一片枯萎的树叶，没精打采地贴

在椅背上。

“女孩见着了。我看走眼了。”一鸣喃喃地说，耷拉着头，一副气若游丝的丧气样。

这也难怪，幻想破灭，搁谁也受不了。说起来也是巧。一鸣去外市采风，拎着相机拍夜景，一家人头痛的小面馆入了他的镜头。一鸣把手中长焦镜头一伸，“咔嚓”一张市井生活照。他习惯性地把照片放大了来看，惊呆了，店内忙着揉面的是他日思夜念的那个女孩。

“你说说，那么好看的手，应该用来弹琴、用来画画，再不济也能敲敲键盘吧，咋就干这活呢？”一鸣把头一歪，双眼紧闭，不再说话。

“我不想同他争论。一鸣心中所谓的‘优雅’过于理想化，大抵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式的姿态吧。

以为事情就此打住了，没承想，一鸣仍未死心。他又去了一趟外市，直接进了女孩的店。

女孩乍见一鸣，颇有些尴尬，两只手也不知道往哪放，就在围裙上反复搓擦，说：“大哥，你怎么来了？”

“碰巧路过，想在你这吃点东西呢。”

女孩给一鸣上了一碗当地有名的麻辣面。一鸣一边吃着，一边拿眼四处瞅。这时，一位老人颤巍巍地走进来，女孩赶紧迎过去，搀扶老人坐下。很快，她端来一碗面，细心地把里面的葱花一粒一粒地挑出来，又拿出一条白色的围巾，围住老人的脖子，然后拿起筷子，把面条一根根地送进老人的嘴里，动作很轻柔，如同照顾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是邻居托付我照顾的，老人家的手不太灵便，他不喜欢吃葱花，但汤里又不能少了葱花的味道。”女孩对一鸣说。

我再见一鸣的时候，他已经结了婚，新娘是那个女孩。

“一见钟情，直接约啊。”我跟一鸣说。

一鸣把头一扬，哈哈大笑，说：“你知道吗，看到她细心照顾老人的样子，我就觉得呀，这才是最优雅的女孩。”

一鸣的微信个性签名也换了：世间的优雅，抵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数鸭子

姜 民

三人转身就要走。

“你们等一下，我把司机叫来，了解一下情况。”

司机小文答应一小时内，赶到我办公室。等人的时候，瘦高个说天气太冷。我立即把空调打开，让她们取暖；胖少妇是老大，数落了老二瘦高个穿少了，中等个子的老二则低头不语。三个人都是老实人，而且瘦高个的姑娘还待字闺中。

小文是个年轻的老司机，二十多岁，持B2证，个子却比三姊妹矮且瘦。双方一见面就充满了火药味。老大说，十六只鸭子，当场压死八只，其余的也不见了，应全部照价赔偿。小文说，他没看见马路上有鸭子，货车上也没印子，一只也不赔。三姊妹妹天仙女般立即将小文团团围住，展开批斗会；小文灰头

土脸，被批得眼冒金星，像孙悟空钻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又像是轮胎上的气门芯——里外受气。看热闹的人群则在外面又将他们围了一圈。

小文百口难辩，转身要走却被瘦高个一把揪住。“慢着！”我急忙走到人群中，按住两人，道：“下午三点，你们双方跟我去看天网监控视频，确认是否压了鸭子。”双方都表示服从我的决定。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这时，马路上飘来一首耳熟能详的儿歌。我也哼着这旋律，下了楼。背后是双方当事人诧异的目光。

经调阅视频可见，那天15时35分，小文驾驶重型货车自南向北行驶，途经新村，遇交通堵塞停车时，恰巧马路右边农庄的

鱼塘竹围栏自行倒塌，一队鸭子穿出围栏，自西向东穿越道路，进入货车底部。15时36分，货车驶离，在后轮停车位留下三个阴影。一只鸭子又自东返回阴影处叫唤，显然还在呼叫地上的同伴。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原来三只！我唱着，看了看双方当事人。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最后，每只鸭子算3斤，3只鸭子共450元。小文拿出5张整票。老大又犯了难，没有零钱。

“好姐姐，这就算是定金。今晚，我带朋友到你们农家尝尝口味！”

半年以后，我下去办案，途经枫叶山庄的那天风和日丽，听说小文和瘦高个姑娘就是在这样一个好天气里，成了一家人。

“六十八。”

“哟，这么大气还出来打工？”

“老伴闹毛病，孙子念大学，一年要花不少钱呢。”

“坐我这儿吧。”我同情地站起来。

“不了不了，谢谢。”老人坚决不同意，按着我坐下说：“没事，庄稼人身子骨硬实。”

天黑下来，路上车流不断，往来车辆闪烁的灯光晃得人眼花缭乱。突然，一只狗从路边沟里跑出来，横穿公路。司机一脚急刹车，车上人猝不及防，猛晃了一下。紧急中，少妇怀中的婴儿被她失手滑落，好在老人反应快，弯腰双手接住，但自己的身子却随着车子的惯性栽倒道上。

孩子安然无恙，老人却紧蹙着眉头，半天没爬起来，看来摔得不轻。胖少妇慌急抱去孩子，一脸惊悚。我则上前扶起老人，问他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

到了货车，货车司机却说他没有压，派出所又要我们找交警队。”中等个子的另一位说。

“他们破不出来，那我也破不出呀！”

“怎么可能！你们交警，个个不都是神探狄仁杰吗？”三姊妹几乎同时说。

“凡事要讲证据。你们说他压的，他又不承认。我有什么办法？”

“在道路上压死鸭子，算谁的责任？”瘦高个玉指轻点手机在查询，又似乎自言自语道：“《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可获得赔偿，也属于保险赔偿的范围。”

“我的鸭子不能白压！”胖少妇说，“反正他每天都要从我家门口过，我就天天拦他的货车，直到他承认！”

“一定要他赔！”中等个说。

五路公交车驶出车站时，天色尚晚。

车子刚出城就停在路边，车门打开，上来一位老人。他灰头土脸，扎煞的头发里混杂着灰尘，挎个旧帆布包，包里露出瓦刀、灰板、抹子等工具。他的裤子和鞋子上都溅满了水泥灰点，两手扒着车门吃力地登上车，前后、左右看看，见没空座，就站在过道上，右手拉住车顶横杆上的拉环。司机回头看看，说，大爷站好了。车子开始启动提速，老人有些站不稳，手像铁钳一般钳紧拉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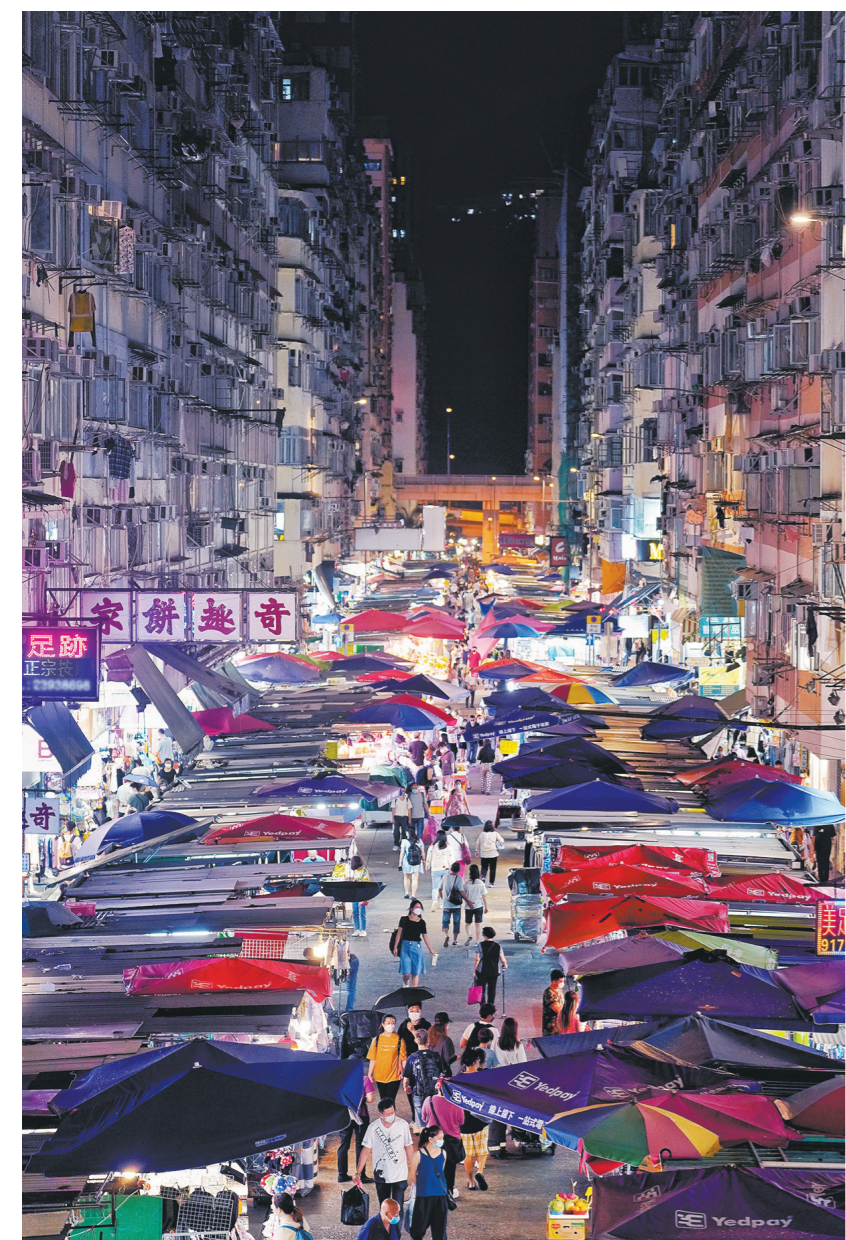
客车在笔直的柏油路上飞驰，像一条大鱼。

也许是累了，老人将身子倚靠在身边座椅背上。这排座外侧坐着一位小姑娘，扎着长长的马尾辫，两手捧着手机玩微信，纤细的手指灵巧若燕，像在钢琴上弹奏一曲美妙的乐曲，让人觉得鲜活的青春实在可爱。

她里面坐着个小男人，头顶

打工仔

王永奎



《香港街景》 汤铭明 摄



《土豆加牛肉》(布面油彩)

莫俊峰